

唐金龙／编



学知识
跟大师

02

辜鸿铭 乱世狂儒自风流

其人已歿，其文犹存，其神亘古流芳。国运不济，国学式微，他们扛起了文化的大纛，他们挺直了民族的脊梁。堪称侠士，堪称君子，堪称大师。拂去岁月的蒙尘，洞悉古今沧桑。严复、康有为、王国维、梁启超、辜鸿铭……青史上，这些名字熠熠生辉。历史不会忘却，后人不应忘却。学习大师为人，传诵大师经典，弘扬大师的民族精神、国学精神。

远方出版社

跟大师学知识②

乱世狂儒自风流——辜鸿铭

编者 唐金龙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狂儒自风流——辜鸿铭/唐金龙编著. —2版.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11

(跟大师学知识)

ISBN 978-7-80595-991-7

I. 乱... II. 唐... III. 辜鸿铭(1856~1928)——生平事迹——青少年读物 IV. K825.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3140 号

跟大师学知识

乱世狂儒自风流——辜鸿铭

编 者	唐金龙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总 印 张	68.75
字 数	960 千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978-7-80595-991-7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严复、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胡适……他们都是叱咤一时的学界先锋，引领了上个世纪的百年风骚。时至今日，他们的思想和学说还受到现代人的普遍推崇。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他们以崇高的人格魅力、高尚的道德情操、救国图强的爱国思想、深厚渊博的学识，为我国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

《跟大师学知识》分别收录严复、辜鸿铭、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傅斯年等十位大师级人物的生平事迹、著作及学术思想，高度赞扬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和为祖国富强而奔走呼号的爱国热情，再现一代大师的绝世风采。

岁月流水，百年沧桑。其人已逝，其文犹存。《跟大师学知识》用质朴的文字记录大师们的辉煌一生，让你真真切切地走近大师，折服于他们独领风骚、救苍生于乱世的雄心傲骨。

由于本书编写仓促，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编者

目 录

辜鸿铭其人	1
传奇一生	1
语言天才	6
学贯中西	8
著书立说	13
翻译实践	18
辜鸿铭其文	26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26
辜鸿铭其神	182
到中国必看辜鸿铭	182
狂儒、怪杰辜鸿铭	185
名人眼中的辜鸿铭	193

目 录

杂谈辜鸿铭	195
辜鸿铭的趣事	195
毛姆笔下的辜鸿铭	202
辜鸿铭文论选摘	216



辜鸿铭其人

传奇一生

辜鸿铭其人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冬烘先生,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

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同着马来半岛的酷暑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热带南洋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他的父辈们已同英国殖民者





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鸿铭之曾祖父辜礼欢,作为“当地最可敬之华人”,被初登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委任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脑——首任甲必丹(Captain)。这位地方的头人育有八子三女,儿子中数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国内读书,后来在林则徐手下为官,不久后又奉调台湾任职,并从此定居台湾。辜国材和辜龙池则继承了辜礼欢的衣钵,在政治上继续与英国殖民者保持合作关系。辜国材因有外交头脑,受派随英国人、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率领的舰队登陆新加坡,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为来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之一。辜龙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职,于地方建设卓有功勋,被吉打苏丹赐拿督勋衔。他有个儿子不喜从政,帮助英商布朗经营槟榔屿的牛汝莪橡胶园,颇得老板的信任,成为密友。他就是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辜鸿铭乃辜紫云次子,母亲为葡萄牙人。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辜鸿铭深讨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

1867年11岁时,跟随园主布朗先生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到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开始接受正宗的西方教育。临行,辜父郑重交待:“辫子是祖宗的标志,可千万不能剪了。”

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



文学专业。

1877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

1880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

1883年,辜鸿铭巧遇归国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

1898年,英文译著《论语》出版。这年伊藤博文来华,就《论语》与之进行辩论,辜氏以孔子常言超越时空答之,伊藤大为叹服。

1900年,在《日本邮报》发表系列社论,名为《尊王篇》,为慈禧辩护,说这个老太太“不偏不倚,允执厥中”。但在1902



年慈禧生日时,却大写歪诗,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1905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

1906年,英译《大学》、《中庸》,后者出版,前者因未达译者“理想之标准”,被自己烧毁。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文章,对辜氏的译文大加褒奖。

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于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北京大学旧址

1911后,德译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在德国出版,并被定为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必读书目。



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

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

1916年，《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定名为《中国精神与战争出路》。这年，袁世凯病死。袁称帝后，辜在公开场合对袁大骂不休。袁死时，不顾当局不准娱乐的禁令，大宴宾客，请戏班狂欢三日。

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英语文学教席。“五四”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

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

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

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因肺炎去世，享年72岁。去世前，条陈其著作，委托罗振玉结集出版，名为《读易草堂文集》。勃兰特夫人闻讯感叹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



语言天才

著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的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 6100 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尝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



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天才出自勤奋，辜鸿铭的聪明是幼时勤奋好学结出的硕果。除了每日背诵古今中外经典，他还喜欢抄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书楼阅书，数年之间，抄书数十种。连西方一些饱学之士，都畏与之谈，因其所读之书，不仅有为彼等未曾寓目者，还有世间无法购得之孤本。

中国著名医学家、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博士尝言，“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他(指辜鸿铭)就很有出息”，在槟榔屿广为人知。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辈谈起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学贯中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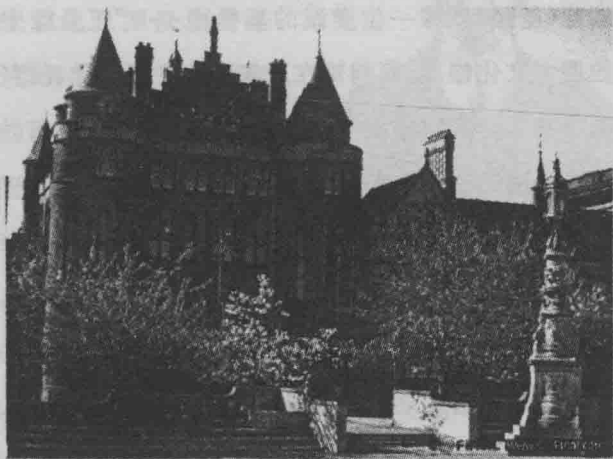
辜鸿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出名的怪人，不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经历，乖张偏颇的奇行怪论，还在于他的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

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并且非常流利。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林语堂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深受其影响，成为浪



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



爱丁堡大学

治等诸多方面。他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来，辜鸿铭常在文章中或与人争辩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一则增强说服的力度，二则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处。此外，辜鸿铭还遍游英、法、德、意、奥等国，认真详细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各国的风物人情、社会习俗。对于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可谓颇多了解。正如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Nelson)所说



的那样：“……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

1882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国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



张之洞像

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尽管辜氏日后承认“大成”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1910年）和《读易草堂文集》（1922年）。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淫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